

學國學叢書

葉紹鈞選註

荀子

商務印書館出版



學 生 國 學 叢 書

荀
子

編輯主幹

王岫廬
朱經農

選註者葉紹鈞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Student's Chinese Classics Series

SELECTIONS FROM HSEN TZE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YEH SHAO-CHUN

Edited by

Y. W. WONG AND KING CHU, M. A.

1st ed., Nov., 1925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Price:
\$.60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學生國
學叢書 荀 子 一 冊

(每冊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註者 葉紹

本叢書編輯主幹

朱王 經岫 紹鈞
農廬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鄭州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漢口
長沙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學生國學叢書編例

白家櫟

一、中學以上國文功課，重在課外閱讀，自力攻求，教師則爲之指導焉耳。惟重篇巨帙，釋解紛繁，得失互見，將使學生披沙而得金，貫散以成統，殊非時力所許；是有需乎經過整理之書篇矣。本館鑒此，遂有學生國學叢書之輯。

一、本叢書所收，均重要著作。略舉大凡經部如詩、禮、春秋、史部如史、漢、五代、子部如莊、孟、荀、韓，並皆刊入；文辭則上溯漢、魏，下迄近代，詩歌則陶、謝、李、杜，均有單本，詞則多采五代、北宋，曲則擷取元、明大家，傳奇、小說，亦選其英。

一、諸書選輯各篇，以足以表見其書，其作家之思想精神、文學技術者爲準。其無關宏旨者，概從刪削。所選之篇類不省節，以免割裂之病。

一、諸書均爲分段落，作句讀，以便省覽。

- 一、諸書均有注釋。古籍異釋紛如，則采其較長者。注釋刊載每頁之末，按檢至便。
- 一、諸書較爲罕見之字，均注音切，並附注音字母，以便諷誦。
- 一、諸書卷首，均有新序，述作者生平，本書概要，凡所以示學生研究門徑者，不厭其詳。

- 一、編者識力有限，固陋在所難免。當世學人寵而教之，無不樂承。

緒言

一 荀子略傳

荀子名況，字卿。戰國時趙人，生當公元前三三五年前後，死當公元前三二五年前後。他青年時代曾游燕國。齊湣王的末年，他遊學於齊國，已是五十歲了。齊國當威王、宣王的時候，延致天下賢士很多，到這時候死亡殆盡，所以當齊襄王時，他『最爲老師』。後來遊秦國，見秦昭王同應侯，沒有什麼意思。又到趙國，議兵於趙孝成王前，但也不能有所施爲。末了遊楚國。那時候春申君當國，使他作蘭陵令。後來春申君爲李園所殺，他就廢官。年命差不多要完了，有所施爲是無望了，遂從事著作。不久就死在蘭陵。

○史記稱荀卿，劉向校書敘錄同應劭風俗通卻稱孫卿，荀子裏邊多自稱孫卿子。爲什麼一個人有

了兩個姓呢？司馬貞、顏師古等都說漢宣帝諱詢，故改荀爲孫。謝墉作荀子箋釋，於序文中駁此說道：『考……漢時尚不諱嫌名。且如後漢李恂與荀淑、荀爽、荀悅、荀彧俱書本字，詎反於周時人名見諸載籍者而改稱之？若然，則左傳自荀息至荀瑤多矣，何不改耶？……蓋荀音同孫，語遂移易。如荆軻在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此說有這樣堅強的反證，避諱說當然不能成立；而所以一姓異字的原由，也可因此恍然了。又史記單稱荀卿，沒有說明卿字是名是字，劉向校書敍錄說『孫卿，趙人，名況』，也沒有說明卿字是什麼。後人多說卿字是尊美之詞。直到江琬讀子扈言論荀子之姓氏名字一文，始斷定卿字是荀子的字。他的證據很堅強。他說：『劉向敍曰：『蘭陵人善爲學，蓋以孫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孫卿也。』此爲荀子字卿之確證。劉向不言蘭陵人喜名爲卿，』而曰『喜字爲卿』，則卿爲荀子之字可知。』○史記載荀子死於春申君死後。春申君爲李園所殺，在楚考烈王二十五年，當公元前二三八年。那麼荀子的死，當在公元前二三五年前後，沒有什麼可疑。獨有對於他的生年，從前人有種種不同的推測，不易確定誰是誰非。但是有一條線索在這里，依着推求，實也不見得難定。韓非子難四篇有句話道：『燕王噲賢子之而非荀卿，故身

死爲僂。韓非是荀子的弟子，述及老師的事情決不至於差誤，可見荀子當燕王噲未死之前，曾到過燕國。燕王噲死的一年是公元前三一四年。而能够到別國去想有所發展，至少須是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據此上推，故說荀子的生年在公元前三三五年左右。下推到齊襄王元年，當公元前二八三年，他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所以齊襄王時他最爲老師。其間時距亦很昭合。只是這樣說來，他的年壽到一百歲以外，似乎有點奇特。但是古今來並不是沒有百歲以外的人，並且按照他的事蹟，須要這樣說去方通，我們只得認他是個享年極高的人了。

◎史記本傳稱『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劉向敘錄稱『方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游學。』後人不察劉向的差誤，覺得荀子的年歲太長了，以爲『年五十』當是『年十五』。胡適作中國哲學史大綱，辨正此說最有理。他說：『不知本文說的「年五十始來游學」，這個「始」字含有來遲了的意思。若是「年十五」，決不必用「始」字了。』

④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敘述荀子，於『始來游學於齊』下接『騶衍之術，迂大而闊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共四十

一字。往下乃說『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胡適對於『駢衍之術……』四十一字以爲『這一段不相干的事實，乃是上文論「齊有三駢子」一節的錯簡。』這自是極確切的；我們試把這一段補入上節，文義都合。胡適又說『齊襄王時』四字應屬上讀，因爲『這四字在文法上是一個「狀時的讀」，狀時的讀與所狀的本句決不可用「而」字隔開，隔開便不通了。』依此說，『齊襄王時』與『爲老師』並沒有什麼關係。可是，史記一書頗有類似的不通句子，陳登元作荀子傳略（見東南大學南京高師國學研究會所出國學叢刊第一卷第一期）曾舉出孔子世家中『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及『魯昭公之二十二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兩例。可見用文法來解決，未必一定可靠。又況這四字如屬上讀，勢必把荀子的生年排後，那麼又何以解於韓非的話呢？所以我們還是從舊時讀法，把這四字屬下。

⑤荀子儒效篇載秦昭王與荀子問答的話。強國篇載應侯與荀子問答的話。

⑥荀子議兵篇載荀子與臨武君在趙孝成王前議兵的話。

⑦荀子作蘭陵令在楚考烈王八年，當公元前二五五年。

二 荀子書

劉向校書敘錄說：『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①題名爲『新書』。漢書藝文志儒家孫卿子三十二篇，②又賦家孫卿賦十篇。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都載孫卿子十二卷，又都有荀況的別集。唐書藝文志另有楊倞③注荀子二十卷。楊倞是第一個注荀子的人。他的序文說：『……獨荀子未有注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輒用申抒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以文字繁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爲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爲『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④這是荀子結集成現在的樣子的略歷。漢書藝文志所載孫卿賦十篇，當即指三十二篇中的成相篇、賦篇而言。⑤因爲別立賦家，所以抽出來重複記着。隋書經籍志等既錄孫卿子，又有荀況的別集，也是同樣的辦法。直到楊注出來，給與研求的人不少的便利，於是未經楊倞編訂的十二卷本以及荀況的別集自然歸於淘汰了。

直到清朝乾、嘉年間，校勘古書的風氣大盛，所用校勘的方法都是極嚴密的，最不取孤證同武斷。這當兒，注意荀子的人自然也多了起來了。於是楊倞注的荀子又經過許多學者的修訂，義理更見明白。清末，王先謙作荀子集解一書。④胡適說整理國故有三途，其中之一叫做『總帳式的整理』。⑤王先謙的工作，正是結的從前人校釋荀子的帳。他的校勘依據各種本子，『擇善而從』。『采集郝懿行、王念孫、王引之、汪中、劉台拱、盧文弨、顧廣圻、陳奐等各家解釋的說數，往往加以判斷；而他自己也有所發明。又附載關於荀子一書的考證，差不多搜集得周徧了。所以我們研究荀子，以集解爲最精善最適用的本子。日本久保愛作荀子增注，⑥用宋本元本來校勘，頗足供參證。服部宇之吉編漢文大系，第十五卷是荀子，就把集解同增注合在一起，又加入了豬飼彥博的補遺。

不論什麼古書，往往是這樣子，題名是誰作的，其實未必完全出於誰手；弟子的記錄，類似的言論，常與作者的原著一同被包在一個書名之下。荀子這部

書也是這樣的情形。如大略、宥坐等篇，顯然是語錄同雜記一類的東西。又這部書最初經劉向的結集，已加編排的手續，直到楊倞，中間未必不再經幾回的編排。因編者識力的關係以及湊足篇數的關係，編排得不能盡愜當自是難免的事。如非相篇的後兩章與『非相』無干，天論篇的末段與天論無干，都由於這等的原因。胡適說：『大概天論、解蔽、正名、性惡四篇全是荀卿的精華所在。』九或者這幾篇才是荀子以著述的態度特地寫下來的吧。

○現在把篇目鈔錄在這里：『勸學篇第一，修身篇第二，不苟篇第三，榮辱篇第四，非相篇第五，非十二子篇第六，仲尼篇第七，成相篇第八，儒效篇第九，王制篇第十，富國篇第十一，王霸篇第十二，君道篇第十三，臣道篇第十四，致仕篇第十五，議兵篇第十六，強國篇第十七，天論篇第十八，正論篇第十九，樂論篇第二十，解蔽篇第二十一，正名篇第二十二，禮論篇第二十三，宥坐篇第二十四，子道篇第二十五，性惡篇第二十六，法行篇第二十七，哀公篇第二十八，大略篇第二十九，堯問篇第三十，君子篇第三十一，賦篇第三十二。』○今本漢書作三十三篇，據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當作三十二篇。

③唐書沒有給楊倞立傳。藝文志於他所注荀子下注『汝士子，大理評事』七個字。汪中考楊汝士三子沒有名倞的，卻從古刻叢鈔裏發見楊倞所作的墓志銘，據此考定他是唐武宗時人。（見所作荀卿子通論）但郝懿行以爲汝士三子雖然沒有一個名倞的，而楊倞或許有改名的事情。又作墓志的楊倞結銜較荀子加詳，安知不是另外一個人。（見與李璋煜月汀比部論楊倞書）四庫提要也說『倞或改名』。這些話不能確定孰是孰非。但荀子注序文末有『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這一年當公元八一八年，是他成書作序的時期，卻是可以確知的。

④他的新目錄是『第一卷，勸學篇第一，修身篇第二，第二卷，不苟篇第三，榮辱篇第四，第三卷，非相篇第五，非十二子篇第六，仲尼篇第七，第四卷，儒效篇第八，第五卷，王制篇第九，第六卷，富國篇第十，第七卷，王霸篇第十一，第八卷，君道篇第十二，第九卷，臣道篇第十三，致仕篇第十四，第十卷，議兵篇第十五，第十一卷，強國篇第十六，天論篇第十七，第十二卷，正論篇第十八，第十三卷，禮論篇第十九，第十四卷，樂論篇第二十，第十五卷，解蔽篇第二十一，第十六卷，正名篇第二十二，第十七卷，性惡篇第二十三，君子篇第二十四，第十八卷，成相篇第二十五，賦篇第二十六，第十九卷，大略篇第二十七，

第二十卷，有坐篇第二十八，子道篇第二十九，法行篇第三十，哀公篇第三十一，堯問篇第三十二。後來都依這樣的排次。⑤賦篇中含有禮、知、雲、蠶、箴、五賦是顯然的賦。其餘俛詩一篇與成相篇都是韻文，而且都是敷陳其事的，自然也可包在賦這個名詞之下。惟成相篇中究竟是幾篇，從前人有好幾個說數，現在也不能斷定。⑥他的序文記着光緒十七年，當公元一八九一年。⑦此說見他所作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的宣言以及淮南鴻烈集解序。⑧他的序文記着文政庚辰，當公元一八二〇年。⑨見中國哲學史大綱。

三 學術思想概況

史記不載荀子所從受學。汪中作荀卿子通論，考見荀子對於易、禮、毛詩、魯詩、韓詩、左氏春秋、公羊春秋、穀梁春秋不是有授受、解釋的明據，便是有牽聯關係的痕跡。①因此說：『蓋荀卿於諸經無不通，而古籍闕亡，其授受不可盡知矣。』荀子做的學問既盡是儒家的學問，又這樣地廣博，自然自己也立腳在儒家的一面。可是當他的時代，所謂『七十子之徒』已是過去了，儒家很有點衰敗的

樣子了。而他所謂『足以欺惑愚衆』的學說，①卻沸沸揚揚到處流傳。這怎能教他不要憂心呢？於是申述他完全自得的中心思想，同時批評他家的思想，駁斥他家的思想，②希望移易當時的人心。他的弟子有李斯、韓非，是我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又有浮丘伯、同張蒼，一個是受詩的，一個是受左氏春秋的。更從他與諸經的關係講，簡直可說漢代的學術都原於他。總之，他是爲儒家放異彩的一位大師，是諸經傳授的一位肩荷者。

荀子的自得的中心思想，不能不推他的鍼對孟子『性善說』的『性惡論』。他的口號是『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③他以爲人的天性有種種的情欲，若令順着情欲做去，就會做出惡事。可見人性本惡。因此，必須有種種人爲的禮義法度來節制牠，來利導牠，方才可以爲善。可見人的善行，全賴人爲。這個觀念應用到政治哲學上邊，就成『禮治主義』。他說：『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④何以能『正』？何以能『治』？就因爲『師法』同

『禮義』不是順性的而是特地定出來裁制性的東西。性惡這個觀念應用到教育哲學上邊，就成『積善主義』。他說：『涂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爲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④人本來沒有善，猶如窮人一個錢也沒有。但是一個一個積起來，積之不休，到極其充足的一天，就是富翁了。積善積到這地步，就是聖人。每個窮人都能成富翁，只要能積錢；每個人都能成聖人，只要能積善。性惡這個觀念應用到人生哲學上邊，就成『明心主義』。他說：『心者，道之主宰也。』^⑤又說：『故心不可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⑥要能知道而以道爲可，才是清明的心。怎能使心知道呢？他有『虛一而靜』四個字，^⑦就是先要做到虛心、專一、靜心三種工夫。心既清明，所可中理，就不會順着情欲做出非道的事情來了。

要禮治，要積善，要明心，純任自然是辦不到的，必須努力作爲，多一分功力

就多一分效果。所以他極看重後來被誤解而累他受冤枉的一個『偽』字。這是荀子哲學的特色，他把老莊任天的觀念，墨家信天的觀念都關開了，乾乾脆脆把所有的責任都擔在人的肩膀上。於是發生他的『天論』，自然主張『不求知天』，但欲征服天行以爲人用了。④

荀子所說的『偽』，在聖人方面是爲民衆制定禮義。他說：『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⑤又說：『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⑥在民衆方面，所謂『偽』便是努力學習，把禮義積聚在自己的身上。他說：『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⑦聖人所制定的禮義差不多是民衆永久的標準，因爲聖人是通乎古今，最善推度的。他說：『聖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古今一也。度類不悖，雖久同理。』⑧古今既是一致，似乎都不妨效法，但是他主張『法先王』而主張『法後王』。他的意思，並不是說先王不好，也不是說先王與後王有什麼不同，只因爲後王的時代